

第三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其他人物之比较

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对照往往会使小说里的主人公形象展现的更加鲜明生动。以现实主义小说来说，其他人物都是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对于主人公的命运发展起着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对故事情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人物的作用就是把真实的人性反映出来，这些人性的部分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体现，人性的不同方面由不同的人以其自身的心里或行为展现出来，使读者对真正的社会与人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经过笔者研究发现，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查·勾吉迪的《判决》中的其他人物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受害者，在《骆驼祥子》中属于受害者的人物有小福子、二强、小马儿与祖父；第二类是加害人，有刘四爷、孙排长或侦探；第三类是事不关己者，有曹先生、高妈。在作品《判决》里属于第一类受害者的人物有颂蕊、夫（发的父亲）、凯大伯；第二类是小镇们、校长；第三类是老师们。

第一节 受害者

《骆驼祥子》里因为战乱导致家人离散而不得不相依为命的马氏祖孙、不堪家庭重负的二强子、为了养活兄弟而出卖肉体的小福子，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与祥子同样低，他们这些底层人民必然也没能避免受到剥削社会的伤害。他们之间谁也帮不了谁。祥子看到很多的同类人民的受苦、堕落，就越发感觉到生活的迷惑，满满地变成委屈，最终失去了积极对待生活的态度。

在《骆驼祥子》里小福子是最可怜的人物，小福子的真善美加上他所遭遇的凄惨悲剧对祥子有较大的影响，她的善美给祥子的心胸带来了温暖，她的死亡给祥子的灵魂带来了凄凉。小福子一直为家庭牺牲自己，她的人生从出生的那一刻直到死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小福子在穷苦的生活中长大，有个拉洋车的父亲，有个不能守护她的母亲，还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弟弟。为了维持家

里的生计，小福子甘愿卖身做军人的，然而她的牺牲并不能让家庭的经济情况转好，命运注定了她卖身的人生，她一次又一次的出卖自己的身体。小福子宁愿不顾颜面、吞下所有的委屈只是为了把弟弟养好，让他们过上比她更加美好的生活。后来被卖到下等妓院的她，最终还是承受不了残忍的生活，上吊自杀了。善良、孝顺、忍耐、负责、温柔、勇敢、可怜的小福子，用自杀方法告别了这个世界。老舍有意运用小福子的善良来控诉恶劣的世界，用她的可怜来反衬出残忍的社会。妓女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妓女的生活是否都是悲剧，可见老舍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引起读者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妓女的生活总是超悲剧的情节。

《判决》里的颂菘与小福子最合适对照，她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小福子的悲剧形象特别鲜明，具有较浓的悲剧性，读者很好辨识，而颂菘的悲剧形象比较含糊。这种含糊缘自于作者运用犀利的眼光看透了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够突出，并不容易使读者察觉到。作者运用深刻但又含蓄的手法展现颂菘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很难马上看透作者的暗示。由于颂菘的精神不大正常，所以她受到的压力并不大，倍感压力的是主人公发。但无论如何作者描写的有些情节会让读者十分可怜她，例如她被小镇里的人们痛打的情节，或是被捉住送去神经病医院的情节。精神上的问题使颂菘无法注意她的行为，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想什么就会自然表达出来。她的某些行为使小镇的人们感到厌恶，他们吹毛求疵，说颂菘变态，说她与发荒淫，但其实作者是在暗示我们，真正的变态者恰恰是这些小镇里的人们。

“酒客们嘻嘻哈哈，气氛热到高点，喝得愈醉愈敢说，话题当然都在发和颂菘的事情打转。女人们在厨房里刷洗锅碗瓢盆，年轻的小姐们听了，害羞的脸都红到脖子了，只能故意假装没听见，年轻的少妇们经过了世事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反倒有些开心，她们开开笑颜，心照不宣地交换着眼色。”²⁷ (P54)

“不，失败者不是我，而是你们，我没有霸占继母，干这种事的事你们”发在嘟哝着。²⁸ (P298)

²⁷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9.

²⁸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9.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暗示，小镇的人们为美好的道德，为发和颂蕊的脏罪表示担忧，那些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借口，其实他们需要通过发与颂蕊的淫事来发泄他们的性欲。他们常常用这个话题半假半真地来跟发开玩笑，发越纯洁不懂这种事他们越觉得有意思。所以精神不正常的颂蕊就成为了他们发泄性欲的工具。作者就这样的热烈的揭开，故意的展示了佛教国家所存在的这样的现象。

二强与马氏祖孙在《骆驼祥子》里也是受到侵害的小人物。长期的北平生活使老舍对这些拉洋车的人民特别熟悉，他们的困苦生活都深切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他只是从中拿出两、三个例子展示社会的真实现象，但在感觉上，这些人们具有典型性，他们的生活都差不多，都是找不到美好生活的车夫，他们生活少不了汗水与泪水。

快要进入老年期的二强，身体已不足够支撑拉车这样的苦力劳动了，所以他想去买卖，他没有资本，只得将来女儿小福子卖给军人换取二百块钱。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做买卖的经验，做了两个月非但没赚到钱，反而还亏了本，又不得不再回过头来拉车。他把卖女儿剩下的钱拿去买了一辆新车拉，勉强依靠着日渐虚弱的身体劳动过活，生活的无望与困苦让他嗜酒成瘾。有一天他醉酒后把老婆打死了，为了出钱给老婆办丧事，又不得不把车卖掉了。失去了挣钱的工具的他，为了自己与两个儿子能够维持贫困生活，又一次把小福子卖给了在最下层的妓院。二强子的故事只是《骆驼祥子》中所反映的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的一个例子，老舍还在《骆驼祥子》里提到小马儿与祖父的生活故事。小马儿和祥子具有相同的命运，是车夫的典型命运。他与祥子怀抱着同样的梦想与希望，他要强、热心，以为凭借自己健壮的身体就能够过好的车夫生活，但最后却只是勉强能维持生计，最令他心痛的是没有办法救助自己的孙子，眼睁睁看他死在了自己的怀里。在这些小人物的悲剧里，老舍含蓄的批判了中国充满剥削的旧社会，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故事，我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劳动者的悲苦命运，他们家庭里的小孩儿与妇女的凄惨故事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

至于《判决》里的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小人物，虽然受到不同方式的伤害，但他们都是受害者。由于泰国是个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气候利于生活的国家，所以在《判决》中的劳动者虽然工作辛苦，但说到生活的困苦方面必定赶

不上《骆驼祥子》里的小人物的困苦。发、颂菘、搭夫、与凯大伯，他们所遭受的是小镇的人们对他们的轻视，这个现象使他们感到自己失去了的价值，失去了社会地位。而在《判决》的背景里，泰国的农村社会，被社会里的人们拒绝算是个很严重的事，这给这些受害者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创伤。《判决》里的受到伤害的小人物，除了已经论过的颂菘，还有搭夫和凯大伯。

搭夫是发的父亲，作者在小说的开头便提到，搭夫是个流氓的贫民，最终就成为小镇里的小学校的杂役。搭夫与精神不正常“颂菘”结成的事情，在一瞬间里就传遍了小镇，小镇里的人们不断的摇头地议论着，说原本搭夫就是好色的老头儿。但过了不久搭夫就去世了，不用长久地忍受小镇的人们的议论鄙视。他的过世使得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生活，不断挣扎。

凯大伯是小镇里的收尸人，每日接触的都是腐烂的尸体，这当然是个太不体面的职业，做这个工作的人总是社会里的身份低微的人。他给人们带来的感觉就是肮脏，人们嫌恶他的工作一直都避免与他接触交往。凯大伯无论人们怎么看不起他，他都不反抗，默默着做他自己的工作，承受所有的委屈。他经得住这些打击，或许是因为习惯了一直都孤独寂寞，一直都被轻视，一直都这么地被伤害，一直也没有人崇拜过他，又或许是因为他对自然的人性十分了解。凯大伯是个心灵纯白的底层人民，他的善良引起了他对发的同情，他愿意倾听发的苦痛，相信发并且安慰发，他成了发的唯一好友。然而在这种社会下，即便他很可怜发，生活在底层的他也不能违逆人们的偏见，不能把发从地狱里解救出来，不能帮助发找回公道。例如发被捉去坐牢的时候他也不敢去看发，发被校长侵吞钱款他不能帮发找办法，矮子抱驼子的状况，最后只能呆呆着看发死去。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部小说的受害者都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只有颂菘不算，这就是这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点。但拿《骆驼祥子》与《判决》的悲剧性来相比就不难发现，这两部小说的悲剧性不尽相同，不同点在于《骆驼祥子》中的其他人物具有强调悲剧性的作用，他们的残忍生活的原因就是社会条件的恶劣，但《判决》里的其他人物，作活者却没有运用他们来强调《判决》的悲剧性，整个《判决》里的失败者只有发，凄惨的生活折磨的只是伤害他一个人，反面看这种艺术也能达到悲剧性的效果。只有发一个失败者，面对所有的

折磨一个人挣扎，面对所有不公道一个人挣扎，面对所有的委屈一个人挣扎，所谓孤独地挣扎。

第二节 加害人

小说里有了受害者，那么就不可缺少加害人，为了给小说带来冲击力，作者往往会制造受害者与加害人的冲突，这也是小说的基本技巧。在《骆驼祥子》里，属于的一组的人物是刘四爷与孙排长或是叫他孙侦探。《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他的传统观念使得他形成了自私的心理。他是人和车厂的老板，年纪已经快七十了，人老可心不老实。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还抢过娘家妇女，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他还有一个没嫁的女儿，尽管虎妞是个能干的女人，他还是遗憾没有儿子，无论如何女儿终归是女儿。被刘四爷伤害的恰恰是他的女儿虎妞，而不是祥子。被刘四爷养大的虎妞具有一副男儿性格，因为人和车厂不需要脆弱的女孩，需要的是会管理事务的泼妇，所以没有一个敢来取他的男人。然而不管虎妞为了父亲多么努力地付出，刘四爷却不是真心地爱她，一知道虎妞要跟祥子在一起过生活，就与她一刀两断。封建主义观念下的刘四爷完全不能接受不体面的祥子，资本主义的思想使他抛弃了亲情，女儿的价值比不上他的财产。等到虎妞失去了，孤单的他才觉醒，可是太晚了。继续设想，假设虎妞不与刘四爷断绝关系，也许虎妞就不会死。这样凄惨的生活直到死亡是她的爸爸对她付出的回报。

祥子的都两次堕落与孙侦探有直接的关系，祥子因为被大兵们逮捕，丢掉了车算是第一次堕落，这些大兵的领头便是孙排长。祥子的第二次的受伤害是在曹先生被搜查的时候，这次孙排长已变成孙侦探，他把祥子的全部积蓄都拿走了。他给了祥子两次的伤口，两次的哀怒，无法抗拒的祥子只能委屈得哭泣“我招谁惹谁了”²⁹ (P98)，如果说刘四爷是作者显示当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工具，那么可以说，孙侦探就是当时的因为国家的政治不统一而带来了动荡状况的象征。

²⁹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判决》最突出的坏蛋角色就是校长，但发的悲剧命运来自于小镇的人们。我们能看出作者故意十分明显地显出校长与小镇人们的残酷，他们不断地折磨伤害发，就表达了小说的主要题材，作者通过他们的行为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偏见的问题，展开了人们的偏见心理，人们的黑暗人性。最值得关注的是《判决》里的校长，通过他我们就会更好地意识到，我们社会里藏着不少人面兽心的人，他们用逼真的演技，扮演出好人的角色引起人们的尊敬崇拜，又从人们崇拜中制造自己利益。弥漫偏见的社会，也往往会逃避真实，藏躲腐败。因为生活在这种崇拜金钱与物质的社会里的人们不注重真实，他们只关心自己，只顾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从来不理睬别人的苦痛，从来不关心他人的生活。

发的残酷遭遇，可能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给读者带来一种不可置信的感觉。这正是因为作者艺术手法的选用，作者有意地要突出小说的悲剧性，不断地将主人公的痛苦心情描述出来，于是小镇人们的残酷性也必须要跟着突出。其实人们在存在偏见之时就难以意识到公道，偏见能够使人丢失了准确地认识，还会引起不少的恶劣的现象。所以存在偏见的社会之中，产生出像发这么悲剧的故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当某种角色，有可能像发一样被别人用偏见地思想去判断，也有可能像小镇人们一样带着偏见去判断他人。

最可恶的人物是校长，因为在《判决》他最坏，除了有偏见，他还贪心、残酷、狡猾、投机取巧等，像校长这种人，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也能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他们的欲望太大太多难以满足，为了自己得到满足什么都能做。堕落的社会或落后的国家，是他们可以生存的地方，因为在这些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偏见，而偏见会引起不少的恶劣的事件，偏见能够使人丢失了准确地认识，永不觉醒，总而言之是恶劣的循环。

第三节 事不关己者

这一类的人物，即《骆驼祥子》里有钱有地位的曹先生和曹先生的老妈子高妈，《判决》里的三位老师；吉迪老师、巴里查老师和玛尼老师。这些人物

都能好好地社会里过活，也许是因为有钱或地位高，也许他们是白与黑的融合，既了解人性又具有人性。这些人物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害，也同样的不能救助社会，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例如《判决》里的三位老师——发和他继母的事，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别人的事，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而不是‘基调’。他们还有不少自己的事要去想，比如工作呀、前途呀、父母呀等等。当然，发和继母有染的桃色新闻，是他们在紧张工作之余寻求消遣和乐趣的一种谈笑材料。虽然他们在小说里不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深刻的影响，但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不能缺少他们，因为他们更强调小说的真实性，我们不可否认在我们社会里，这一类的人物就是大部分的人们。

第四节 受害者兼加害人

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其他人物，还有没有提过的一个小人物就是“虎妞”。“虎妞”生动鲜活的形象塑造也是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得到成功的因素之一。虎妞与祥子的个性同样很复杂，她被认为是祥子的加害人，其实她也受到社会的受害者。虎妞出生在剥削者的家庭，带给她留下最大伤害的就是她的父亲“刘四爷”。在刘四爷的眼里虎妞只是她的帮手，只是挣钱的工具，他不让虎妞出嫁，但虎妞的能干的并不能够填补刘四爷想要儿子的心态。残忍的命运注定她在车厂的环境下长大，围绕于粗俗的男人。虎妞被刘四爷养成个泼妇、悍妇，她满身具有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强悍、粗狂的男性特征，除此之外资本主义者刘四爷还教她学会了精明和狡猾，所以面貌与心灵丑陋的虎妞没有一个男人要她，到中年期三十七八岁都还没嫁出去，连会给人们带来温暖与温柔感的爱情也没接触过。她失去了对别人的温柔爱心，尽管她对祥子存有不少的好感与关怀，但仍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

按照小说里，人和车厂里总是弥漫了不大文明的男性世界的气氛，所以虎妞为保护自己，就不得以跟着车夫们粗暴，具备女性的温柔怎能当车厂的带头，说着她只要自己爽快的道理。模仿行为往往是会在常常接触的环境出现，例如喜爱音乐的家庭往往那家庭的家人都会喜爱音乐。那么虎妞的关于不良的性欲行为，会不会是她被那些车夫们或她父亲刘四爷所传染，她是不是也按

照男性的自由发泄行为，给自己寻找自由，而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虎妞就成了犯了大错的女人。祥子发现虎妞已不是处女的反应告诉了我们许多祥子对虎妞的反感，通过这些情节就可以看到当时男女之间的权力区别，自由的区别，价值的区别。但很遗憾关于这观念也难以分辨出作者观念，作者所批判得到底是谁，是虎妞还是不公道的男权主义社会。

虎妞与祥子的多次冲突，在祥子的看来是虎妞的资本主义思想与他十分不符。他们俩之间的冲突，就是精明的过好生活者与困苦过悲惨生活者的冲突，他们主张的是他们自然，前者自然爱爽，后者就自然爱苦。这是虎妞与祥子的最大矛盾，再加上祥子的根本的不爱她，于是祥子越来越感到折磨，受到不少的委屈。虎妞的精明利己还在她与小福子的关系表现，当小福子的家存在生计问题，虎妞就建议把她的空房间给小福子用来接待顾客，但小福子必须付给她房租，在这里虎妞的剥削的特征就明显地展露出来了。依照她对祥子与小福子的态度来看，就不难否认她的心狠手辣，不难看出她是个厉害的角色。她这种恶心的东西产生于恶心的社会，她就是腐败社会的恶心产品。祥子非常憎恨她的狡猾，讨厌她的恶劣的祥子，也就跟着她变成了“社会病胎里的产儿”，总也逃不出这种命运。